

张步真 著

红墙里的桑梓情

毛泽东的故乡情结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

ayi Chubanshe



HONGQIANG
LIDE
SANGZIQING
八一出版社

HONGQIANG LIHE
SANGZI QING

红墙

里的

张步真 著

桑梓情

毛泽东的故我情结

八
出
版
社

Zhang Buzhen Zhu
In Ji Chuanzhu

新登字(京)117号

书 名: 红墙里的桑梓情

——毛泽东的故乡情结

著 者: 张 步 真

出版者: 八一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发行者: 八一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1

字 数: 195,000

版 次: 199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50,000

书 号: ISBN 7-5081-0084-0/1·15

定 价: 5.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右起第二人·文涧泉。

拿葵扇者是毛宇居·后排左起第一人·文九明。





(上) 左起第二人，
文九明。

(中) 右起第三人，
毛泽连。

(下) 左二王季范，
左三文咏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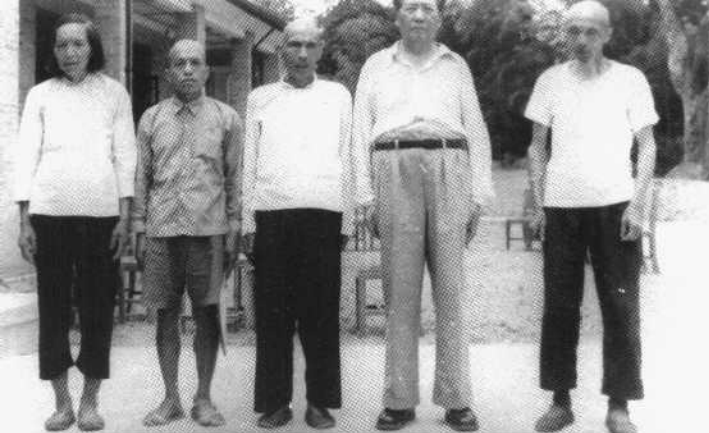




右起第二人·文涧泉。

拿葵扇者是毛宇居·后排左起第一人·文九明。





(上) 左起第二人，
文九明。

(中) 右起第三人，
毛泽连。

(下) 左二王季范，
左三文咏昌。



目 录

乡韵.....	(1)
馈赠.....	(11)
诗友.....	(19)
“过激派”阿公	(32)
最后的蓝长衫.....	(49)
陪斩者.....	(93)
惺惺子小传.....	(109)
毛家老五.....	(123)
作家.....	(138)
诗人的夜晚.....	(154)
儒医.....	(168)
火焙鱼.....	(182)
猪客.....	(199)
这方水土.....	(217)
后记.....	(255)

乡 韵

张有成是个毫不显眼的乡下老汉，肚里没有多少文墨，毕生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大名却是见之于经典的。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7页致周恩来之后，第439页致陈毅之前，即第438页，有一封致张有成的信。毛泽东主席称他为“有成兄”。

毛泽东都与他称兄道弟，这该是怎样一个人物呀？！其实，张有成是个木匠。在我们家乡，“有”和“佑”谐音，人们于是都叫他佑木匠。

对了，我们那地方叫韶山冲。

据我奶奶说，佑木匠年轻的时候因为木匠手艺好，在当地很有名气。我奶奶当年陪嫁的那张镂花宁波床，就是出自他的手艺。我奶奶终生都以此为荣耀。床是紫檀木做的，雕花镂空，栩栩如生。床榻中央，有两匹活灵活现的麒麟，象征着早生贵子早接代。我奶奶二十多岁就接连生了我大伯、二伯和我爹，是否就是得益于这种吉祥的征兆？我自然无法揣摩。尽管自开放改革以来，家具公司引进了法国式的、意大利式的，还有别的什么床铺式样，而经佑木匠打造的我奶奶陪嫁的那张床，其工艺的精细程度，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以致前年我带着儿子回家探亲，那张本世纪初期打造的宁波床还在。我儿子对于他生命的最初发祥处竟无半点景仰之情，反而满不在乎地说：“老奶奶这张床，洗刷拭抹一下，

卖给有家具收藏癖的外国人，至少可得两千美金！”我恨不得揍他两耳光！

奶奶还曾告诉过我，论辈分，我得叫佑木匠叔爷爷。恰恰因为张姓在当地也是大姓，在众多的张姓长者中，我实在弄不清谁是叔爷爷，谁是伯爷爷。我在懂事的时候，他的木匠手艺在韶山冲里早已不甚知名了。据说，早年间，他开着一片木作坊，雇了三四个木工，自己既是掌作师傅，又是老板。木作坊专门打造各种工艺程度较高的家具，甚至于接受一百里外的湘潭县城和八十里外的湘乡县城大户人家的订货。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家道衰落了，没有本钱再继续经营木作坊。又因为他自尊心太重，不愿意像普通木工一样上门做活，常常闷在家里抽烟，喝烧酒。于是很长时间没有新作品问世。于是他那高超的手艺只在老一辈人的嘴上流传。于是年轻的一代几乎不再提起他。因而我对他显赫的过去便一无所知。

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张姓家族里有这么一位叔爷爷，是在那片杂树林子旁。说到这片杂树林子，也许读者同志您本人就去过那地方。而且我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中国至少有五千万以上的人去过那里。单说在红卫兵大串连的时候，经常有数千乃至上万的男女青年，乘火车来，坐汽车来，更多的是徒步跋山涉水来。他们到了这里，往往忽略了这里的青山绿水，更忽略了这里的空气有一股透明的温柔感。他们全都被这里庄严肃穆的气氛慑住了。在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和韶山宾馆之间的那块坪子里，排成长队或者方阵，左手擎起红色的宝书，一股虔诚圣洁的激情从丹田里生发出来，化作嘹亮的歌声：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然而，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站立的这块偌大的柏油坪子，就是我讲的过去的杂树林子。林子里有茅深草乱的孤坟，有黄鼠狼打下的地洞。在春天的夜晚。草丛里必定

有临盆的落鸡婆发出的凄婉的啼鸣。当然，人们更不会由此而生发开去，想到十七年前，这里和所有的南方偏僻村寨一样，贫穷，落后，闭塞。至于通往湘潭的柏油马路，通往长沙的火车路，那都是后来的事。

故事发生的那天傍晚，我正在杂树林子里拣柴禾。天气极热，牛虻不时飞来叮在我的手上和腿上。林子里还有一种小蚊子，北方叫“小咬”，此地叫麻鸡婆。它悄没声息地往你身上一叮，立时出现一个豆大的圆肿块，奇痒难熬，浑身麻辣火烧。这时，林子外面传来一片喧哗。

“一匹红马，一匹白马，好威风啊！”

山里孩子格外好奇，我自然也不例外。循声跑出林子，那蹄声得得的红马和白马，已向那边山坳上飞奔过去了，给人们留下一个大大的疑问号。直到夜晚在坪子里乘凉，大家方才知道：毛润之在北京坐了江山，头一件事就是派两个马弁来接佑木匠去北京相会！这更使人纳闷儿：毛润之在韶山的本家，有四代以内的叔伯兄弟。在湘乡唐家岭的外婆家，还有嫡亲的舅表兄弟。如意亭那边也还有姑表兄弟。为什么头一个接的竟是佑木匠？我奶奶那年五十九岁，她是见过毛润之的。我奶奶的娘家就在对面山坳上的团山寺，和毛润之家只隔一条田垅，也就是隔着毛泽东主席后来游泳过的青年水库。我奶奶怎么也想不起佑木匠和毛家有什么亲戚关系。我爹是个乡村小学教员，见识毕竟多一些。他说：“我猜想佑叔一定是个地下党！”我爹的猜想立即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于是，不乏有天才演绎家预言：肯定是个地下党！既是地下党，又是共产党里坐头把交椅的毛润之亲笔写来一封八寸长的公事——如今的青年人只知道文件，不知先前的文件是叫“公事”——肯定会给佑木匠封个官。对比。韶山冲的农民也喜欢对比。蒋介石喜欢用奉化人，毛泽东为什么就不能用韶山人！于是，

纳凉坪里就毛润之会给佑木匠封个什么官，开展了极其热烈的辩论。有的说是县长。有的说，决不止一个县长。凭毛润之的亲笔公事，起码是个省长，或者当个师长、军长什么的。当然，佑木匠肚里文墨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但是，“行人都靠左，右边哪个走”的韩复榘，都能当山东省的省长，佑木匠左右还是分得清的。由于当木匠，尺寸计算，银钱进出，也都挺精明，他为什么不能当省长？！……一直到公鸡打鸣，纳凉坪里的人脑壳上都打露水了，辩论仍然没有结论。

第二天，也许是我这位叔爷爷一生中最显赫、最辉煌的时刻。太阳刚刚露脸，山冲里紫微微的雾霭正在四散开去。前来迎候的两位解放军战士，请佑木匠老俩口上马。开初，佑木匠婆婆子执意不肯。她说：“我头昏，怕摔下来！”那位小战士说：“不怕。大娘，我在旁护着呢。您抓住马缰，眼睛平视前方就行！”

于是，一匹白马，一匹红马，在两位战士的牵引下，从山坳上的小路缓缓蹒跚下来。背景是青翠的山峦，初升的朝阳为他们的身影打着逆光，佑木匠平时嗜酒，脸色红润，此刻更是红光满面，气宇轩昂。成天围着锅台鸡笼转的婆婆子，在马背上也显得庄重慈祥。山冲里的人全出来了。在田边和路边为他们送行。我奶奶几步颠过去，招呼佑木匠：

“他叔你这就上北京去？”

“是呀，没有办法呀，石三兄弟执意要我去！”

石三是毛润之的乳名。现在人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还敢叫他乳名！我爹忙上前一步，悄声说：“佑叔，您去了北京，千万莫喊石三兄弟了！”

“该喊什么？”

“要喊毛主席！”

佑木匠婆婆子忙接过话头：“我们晓得，晓得的！”

马在缓缓前行。有人问：“佑师傅，去了北京，还回来吗？”

“看吧！”佑木匠作思索状。虽然骑着高头大马，仍然是农民式的思索。

“你还看什么呢？毛主席润之先生请你去享福，还舍不得你那几间破房子么？”

佑木匠嘻嘻大笑。

眼看快要出冲了，佑木匠婆婆子叫那战士：“我要下马！”

“为哪样！”

婆婆子招手让侄女小聪过去，叮咛道：“夜里你要记得关鸡笼啊。那只花鸡婆一天下一只蛋，那只黑母鸡三天下两只……”

直到小聪答应了，她才又上马。

佑木匠走后，冲里又议论了好一阵子。接着，有各种更为新鲜的信息传到冲里来，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于是，大家渐渐淡忘了佑木匠。况且，也没有听到他去当省长的消息。

腊月廿四，佑木匠忽然又回来了。带回一张四寸大照片。照片是在“含和堂”的大门口照的。毛泽东和电影上的形象一个样，灰色呢子制服，呢制八角帽。他右手挽着佑木匠，站在左边的佑木匠婆婆子，牵着毛泽东的手。也许有人说了句什么逗趣的话，他们都在笑。佑木匠咧开嘴巴笑，他婆婆子抿着嘴巴笑。毛泽东也在笑，笑得极开心。乡音乡韵总关情啊！

上屋下村都来佑木匠家看照片。在我的印象中，那照片上已经不少作田人手指的痕印，我很是惋惜。这时，有人更关心另外的事情，问佑木匠：

“你没有去当省长？”

佑木匠十分诧异：“我斗大的字只认得几箩筐，当什么省长啊！”

“当个师长，军长也行呀！”

佑木匠嘿嘿一笑：“我又不会放枪！”

“那么，你怎么不多住一些日子呢？”

佑木匠婆婆子说：“听不见鸡叫猪叫，心里怪慌的！”

人们哈哈大笑。佑木匠说：“北京冬天太热！”

这就奇了。北京的冬天怎么还热？佑木匠说：

“屋里烧暖气，太热了。进屋就要脱棉衣，不脱棉衣就出汗。鼻子里起火，喉咙焦干，总要喝开水！”

“打开窗户嘛。去外面走走嘛！”

佑木匠说：“打开窗户又冷。还是在自己屋里安逸！”

金窝银窝，当不得自家的茅草窝。这个老木匠！

我奶奶问：“你们就这样回来了？”

弦外有音。

佑木匠说：“石三兄弟工作很忙，有空才来我们屋里聊天，讲古。我怕耽误他的事，要回来。他真心留，留不住，就交代秘书，每月给我寄 50 万元钱（旧币）。我推辞。他说，一定的，按月寄。一直寄到你不在，或者我去见马克思了！他还说，你们不用担心，这是我的稿费，卖文章的钱！”

在当时，50 万元钱可是个挺大的数目啊。村里还有毛泽东的许多近亲，他仅有函信问候，为什么要寄这么多钱给佑木匠呢？听那口气，一直要到他们两人之中有一人不在，才不再寄了。人们想探究其原因，佑木匠却环顾左右而言他。于是成了村里一个难解的谜。

一次，佑木匠婆婆和我奶奶，老妯娌讲私房活，佑木匠婆婆子终于把谜底透给了我奶奶。并且一再嘱咐我奶奶：老信子不让给人家说，千万莫讲出去啊！

1927 年，毛润之回韶山，不幸被白狗子知道了。一天下午，他神色匆匆地来到山坳上佑木匠的木作坊。他们儿时同放牛，同戏

水，很要好的童年伙伴。那会儿，佑木匠的木作坊正红火，雇了七八个木工，有的锯木板，有的刨木花。刚巧理发匠在木作坊给人理发，佑木匠忙把正在理发的人推开，让理发师傅将毛润之一头浓密的头发，三下五除二推干净。毛润之年轻时就爱讲幽默的话，这时，他摸着那光净净的脑壳，也许是惋惜自己一头漂亮的头发；也许觉着这木作坊里的气氛太紧张了，白狗子来了反而糟糕。他故作沮丧地说：“有成哥，我离开韶山在外边拱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才熬了个西式头。现在叫你快刀斩乱麻，一家伙全剃光了，我这十几年白熬啦！”木工师傅们果然都笑了。佑木匠说：“头发剃光了会慢慢长起来，若是让枪兵抓起，把脑壳剃掉了，那就拐了大场咧！”他不由分说地将一条青布帕子，挽在毛润之的脑壳上，又拿出一套旧衣服换下他的蓝长衫，然后让他去拉锯子。

忙完这一切，真有三个枪兵寻到这里来了。那些枪兵在木作坊里搜寻着，好像狐狸寻鸡。这时，满屋子的锯子锉子刨子斧头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频率，一股刺耳的噪音超过了忍耐的极限，枪兵们于是出门说话。

木匠，你看见一个蓄西式头，穿蓝长衫的人没有？——枪兵说。

看见啦！——木匠说。

在哪里？——枪兵说。

从后面的山埂上跑啦！——木匠说。

怎么不抓住他？

一个教书先生，我为什么要抓他呀！

噫，那不是教书先生。跑了好长时间啦？——枪兵急得直跺脚。

怕有半个时辰了。——木匠慢悠悠地抽旱烟。

从山埂上往前，是什么地方？——枪兵说。

那是湘乡县的地界啦。走四十里是城前铺，再走二十里是湘乡县城。再往前走是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啦。——木匠说。

枪兵把满身刨花的佑木匠又打量了一番，骂骂咧咧地往那山埂上追去了。

当晚，毛润之要走。佑木匠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褡裢：“石三兄弟，你快走吧，越远越好！”

褡裢里有五十块光洋。那会儿，两块半光洋可以籴一担庖桶谷子。每担合老秤一百二十五斤。毛润之激动起来了，说：“有成哥，感谢你一番好意。这钱是木作坊的本钱，我拿十块吧。全部拿走了，你的木作坊要开不成了！”

佑木匠说：“你都带上。俗话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事事处处要用钱。至于我，一把斧头在手，饿不着的！”他执意将褡裢挂在毛润之的肩头上。

天上的星星很密，草丛里的虫豸唱着悠长的歌。浓重的夜色增添了离别的惆怅。这时，毛润之的眼也潮湿了。他握着佑木匠的手，说：“这钱，今生今世，我要加倍地还你！”

佑木匠扬手说：“你我之间，不说这个话！”

从此，这一对童年伙伴天各一方。

二十二年后，却有一首陕北民歌唱遍了全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时候，我爹被调往区完全小学教语文。不知一种什么情绪驱使，他忽然觉得张姓人人为人民立了大功，不应该埋没。他自恃有些笔墨功夫，于是去找佑木匠，想一鸣惊人。他问：“佑叔，你老人家当初担那么大的风险，掩护毛主席，心里头是怎么想的？”佑木匠说：“石三兄弟和我一同长大。他比我天分高，读了一肚子书。他有难处，我能不管吗？那次他若被枪兵捉去，说不定就沒命了。人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见死不救，天不容哩，

雷火劈哩！”一个积德行善的乡下老汉，一点也不高境界。我爹并不气馁，启发他：“你想过没有，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你保护他，是为了保护革命领袖！”佑木匠矢口否认：“没有。我哪晓得他日后要当主席呀！”我爹说：“白狗子明明在抓他，你却把他掩护在木作坊里。假如被发现了，你就会被抓去，甚至还要砍脑壳哩！”佑木匠打哈哈：“不会的。石三兄弟贵人福相，白狗子是抓不到他的。至于我，远近都晓得我是个木匠，做些家具还凑合，至于革命呀什么的，我连想都没想过。真要抓了我，我就告诉他们，韶山冲里有一句乡谚：亲愿亲好，邻愿邻安。……”

我爹的文章终于没有写得出来。我们张姓家族终于没有争得那份伟大的光荣。

不过，佑木匠的大名仍然会流传久远的。他从北京回来时，毛泽东交代他，一年要给他写几封信，不写别的事，就写家中事村里事高兴的事和恼火的事。佑木匠这样做了。于是，《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8页，赫然印着《致张有成》的信：

有成兄：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糠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此复。顾问

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

我们这位叔爷爷嗜酒，每天不喝几两，就浑身不好受，还唉